

蔡友谋 曹宝琴 主编

24

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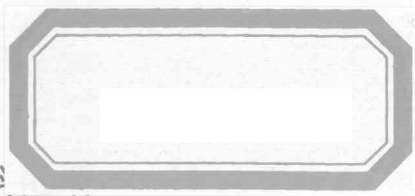
作家·诗人

马建荣



香港人民出版社

☐ 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



窥看的锋芒
作家·诗人马建荣卷

蔡友谋 曹宝琴 主编

香港人民出版社

书 名：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汇编〈二十四〉

窥看的锋芒——作家·诗人马建荣卷

主 编：蔡友谋 曹宝琴

责任编辑：曹宝琴

出 版 者：香港人民出版社

地 址：香港屯门井财街七号力生大厦2字楼E楼

出版时间：2006年5月

版 次：第一次出版 第一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大32开

印 张：5.25 字数：61千字

印 数：01—1500册

书 号：ISBN 962-8488-93-7
ISBN 978-962-8488-93-3

定 价：港币13元 人民币13元

《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汇编》总序

石狮是镶嵌在海峡西岸经济文化繁荣带上一颗璀璨明珠，乘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凭借石狮人民的艰苦奋斗，石狮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从一个昔日的滨海小镇一跃而成全国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市），并分别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科技先进市、全国体育先进县（市）、创建全国卫生先进城市、全省文化先进县（市）等一系列殊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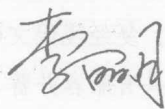
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总是与先进的文化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石狮既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贸工港口旅游城市，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巍峨宝盖镇南洲，一峰灵秀蕴幽姿。自古以来，石狮山川钟灵，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群星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质朴无华的闽越文化、浪漫空灵的海洋文化和绚丽多彩的异域文化千百年来在石狮这块热土上争奇斗艳，交融并汇。阅尽历史的沧桑变幻，复经现代文明的洗礼，石狮人民搏击潮头，敢为天下先，创造了具有兼容并蓄、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等鲜明地域特征的石狮文化。

迈入二十一世纪的石狮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个民族拥有创造能力的生动体现，是一个社会保持与时俱进的智力支持。创新的时代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

结合，成为构筑石狮现代文化工程的基础。海内外石狮人在科学领域、文化领域都有不凡的业绩、有中科院士、有国家级的专家作家，在石狮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留下他们的著作。因此，加强对各个历史时期石狮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与系统研究就显得更加迫切。石狮市绿洲读书社作为一个民间文化社团，素以“读有益书，做文明人”为宗旨，在倡导树立群众性读书新风尚的同时，也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着石狮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已先后编辑出版十余部涉及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学等领域的专著，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此次，石狮市绿洲读书社组织力量系统地搜集整理有关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更可谓独具匠心。著述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传播文明的载体。这套丛书纵贯古今，横跨海内外，既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相信它的出版将有助加深人们对石狮文化各个层面的认识、发展石狮文化的独特风采、沟通海内外石狮文化人的交流，促进石狮现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借此机会谨向《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汇编集》的全体编委、撰稿人表示诚挚的敬意！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石狮文化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海内外各界贤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石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从诗意的山涧出发

蔡友谋 曹宝琴

上世纪1990年，马建荣从石狮驻军营房复员，到石狮侨联任职，与他那身还穿在身上的绿军装一道，马建荣吹响带出军营的缪斯长笛——一本充满绿色温馨的诗集《石狮情痕》也在石狮青少年诗歌爱好者中传诵……

《石狮情痕》，薄薄一册，但她却是石狮破天荒第一部以石狮这个地方题材为抒情对象的新诗集。石狮人从此告别了没有新诗歌文集的历史。在此之后，一本又一本的新诗集和新诗人也汇聚到了一道……马建荣又有了《爱你的心情》《爱情或颂歌》新诗作品集问世。著名评论家孙绍振夸他“这几年在诗的追求上是非常诚恳的”。石狮市因为有了以马建荣开始带动新诗创作而使新诗创作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催生了许多部新诗集的问世，同时，也使石狮市各中学的校园文学社团燃起诗歌创作的火焰！

1992年，马建荣加入福建省作家协会，年龄才20出头，同年又加入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不久转为理事。泉州作协主席陈志泽评他的诗：“（马建荣）他的诗是一条轻快自由，清波荡漾的小溪，……他的诗是单纯、淡雅的……常常是一片闪烁绿光，柔情的，清丽的

丛林……他的诗象青橄榄，光洁小巧，但带着酸涩，也带着韵味。”本卷收录的“诗词小辑”是他继三本诗集后的新作，读者不难看出，他的诗也逐渐走向成熟，年青的浪漫与幻想（朦胧感）消退了不少，而别一种深沉厚重的歌从他的唇间迸发（如《帆》（组诗）、《我的早上，也是小鸟的早上》等），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爱的升华与歌颂（如《北京：想说爱你不容易》、《毛泽东在闽西》、《祖国啊，我在十月为您歌唱》等）。诗歌的成就是诗人的丰碑，诗人在春天里歌唱，呼唤万紫千红。马建荣的诗美，散文也很美，本卷的散文小辑虽然数量少，但是很精粹，叙事论理，记人抒情，各具风采（如《洁，或兰室佳人》、《平和的幸福》可视为漂亮的散文诗了）。这些采撷于日常生活的题材加上娓娓细谈的笔触，如同与作者本人面对面喁语。

最精彩的是马建荣这几年所撰写的评论文章。本卷精选了他的八篇评论文，这组文章既可以说是书评，亦可以是读书随笔，马建荣的评论文语言是诗的风格，在关键处就起了画龙点睛、引人入胜的妙用，如“时间跨过百十年它的身影缥缈虚无”（《永远的家园》评析），“我确实更愿意用‘美丽地劳动着’这词，来形容摄影家镜头下的一群惠安女”（摄影散文集《嫁给大海的女人》），“戴志坚没日没夜地走近山水之间，他在山川和岁月的岸边守望，象在期许着与那些也许沉默无语的智慧老人相约”（戴志坚和他的《中国廊桥》）。几句诗样的语言就将读者的目光吸引住了！根据评论对象的不同，马建荣运用多种视觉的角度观察手法，或言理叙事，或夹叙夹议，或以点带面，或以面及点，俯举仰拾，评析入理，缕缕分析，层次分明，从而使他的评论文章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马建荣现在省直某机关工作，业余时间他仍在勤奋写作，他今

年才三十几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为他再出版他的续卷。
因为他的才华才开始迈向辉煌的开端。

本卷执行主编蔡友谋，助理编辑周东胜。

《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

2006年2月

作者简介

马建荣，男，福建永定人。曾用笔名黑马、麦地等。当过兵，历任战士、新闻报导员；复员后在石狮市侨联任职，后任《石狮侨报》执行编辑。1995年被评为“全国侨报侨刊优秀工作者”，出席全国侨报侨刊工作会议。

80年代起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部分入选《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萃精评》、《世界华文诗选》、《中国第三代诗人力作精选》、《中国朦胧诗纯情诗解读辞典》、《中国诗人诗鉴》等集子；另有若干诗词被谱曲；名典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出版作品集《石狮情痕》、《爱你的心情》、《爱情或颂歌》等；1992年加入福建省作家协会；同年加入世界华文诗人协会，后转为理事。

现为福建省直某机关公务员、副处长，业余操练诗歌散文等。

作者邮箱：myheima@163.com

评价文章：他说

探索者的进展

——马建荣诗歌近作析

● 孙绍振

马建荣这几年在诗的追求上是非常勤恳的。前几年，他出过诗集，我曾为他写过序。这一阵，看他的诗作很明显有了进展。

表面上看来，马建荣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有某种传统的热情，他的语言（或话语）有通向社会价值的一面，例如这组诗开头的那一首《祖国》的最后一节“晚风轻拂 / 江河日流 / 五十六条神龙 / 大地之上鲜花中国 / 祖国啊 / 我用我美好的心脏 / 为你歌唱。”这使我们想起了五六十年代的颂歌。但是马建荣显然不是一个以政治社会激情见长的诗人。他的特点，他的个性在另一方面，也就是追求充分个人化生命体验的方面展示得更为鲜明。例如《活着》的最后一节：

活着也真是有趣

有时候我们仅仅

一边亲着孩子的脸

一边研究生与死的差别

这种辨析生命与死亡的敏感是以生命本身，而不是从其社会政治价值出发的。这正是马建荣的探索的中心所在。

他是属于舒婷以后的那一代新人之列的，他没有舒婷式的社会人生价值的沉思，只有生命本身的玩味。但是他又不像一些同代人那样，陷于虚无；他以他天真的热情和深层的体验见长，在他的诗中，充满了亮丽的意象，诸如“雪啊，在冬天里亮起来 / 在爱情中燃烧 /”和“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 / 黎明的鸟声也更加纯粹 /。”也许当一个粗心的读者读到：

十月啊，风中的美女和鲜花

踩着黄金的质地姗姗而来

并没感到十分新鲜，但是就在这些平常的带有传统色彩意象的组合中，马建荣常常接触到只属于他特有的感觉和情绪。在马建荣许多诗作中并不回避通用的意象，但在意象的组合跳跃和充满断层的关系中，马建荣表达了他自己，如《河流》：

一千个美女在浣纱

一个帝王在流浪

把爱情珍藏

又把美女忧伤

在这看来情绪和意象跳跃跨度很大的诗行中，马建荣进行颇有广度概括，为了达到独特的概括，他不惜采用某些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在怪诞中构成他自己内心图景：

一炽太阳照在上方

另一颗太阳

死死跟着我

读着这样的句子，你会感到某种警策的兴奋。虽然你很难用通常的逻辑来“翻译”它的内涵，但是在通篇中却贯注着一种和谐的生气，它怪诞的意象和断裂的关系中有统一的情绪和形式的完整，特别是当你读到这样的结尾：

梦开始的地方

诗开始的地方

爱情一季季金黄

一个诗人

一个帝王

隔着河流

各霸一方

这里有诗人对文化历史的理解，对生活的解析，令人想起余秋雨的散文《三峡》中写到三峡怒涛时，他说他听到了争辩，那是“诗情和战火”，对大自然的朝觐和山河主宰权的争逐。马建荣自然不可能这么明确，但他肯定感到了类似的主题的内在冲突。

马建荣的可注意之处在于他往往善于在平凡的大自然意象中找到了自己，赋于这些意象以自己的意味，并且以他特有的那种“七零八落”的组合方式，对读者想象进行着又富于弹性的诱导。

马建荣的大部分诗与他过分叛逆的同辈相比，并不太艰涩，这得力于他非常从容地营造诗境，他那零零落落的意象组合方式给了他自由，也给了有修养的读者以补充想象的自由，比之那些过分拘泥于传统的青年作者，马建荣显然要独特一些，也深沉一些。

当然，马建荣要达到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的意象还不够丰富，大部分来自大自然和田野，虽然在组合方式上，他赋予它们以新的意味，但毕竟天地还不够广阔，其次，有些平凡的意象，意味是非常独特了，但是与日常的意味距离比较遥远，其内涵浮动性相当大，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可能会成为沟通的障碍。这种障碍的克服，自然不能全指望读者的努力，而且也有待作者的妥协。如：在《诗人们离开村庄》中有这么一句很能代表马建荣创造力的奇句：

在风中，一只鸟用一只

翅膀飞翔

这是意味深长的，令人浮想联翩的，但其意味和浮想的潜在

能量却可能因浮动性太大引起读者的困惑而不能充分发挥。自然这不仅是马建荣的问题，而且也是许多有才华的新一代诗人的问题，作为诗的爱好者，我们有充分耐心期待他们在这世纪之交作出新的探索。

原载《青年文艺家》

潜隐的行吟

——马建荣《石狮情痕》序

● 陈志泽

马建荣是有才华的。我看完他的《石狮情痕》诗稿之后这样感觉。

有人说，诗是曲折旋进的、湍急的溪流，他的诗却是一条轻快自由、清波荡漾的小溪；如果把诗比作花树，他的诗的花朵也不是五彩缤纷的艳丽、馥郁飘逸的芳香，而似乎是单纯、淡雅的，并不太引人注目，甚至，那是些什么花，你想要说出名字来竟难以说出；在诗的天地中，他的诗也不是气象万千、雄伟壮丽的山水，而常常是一片闪烁着绿光的、柔情的、清丽的丛林，有时是三两片泛流江河的、流畅、飘荡的帆影；我还要说，小马的诗也不是熟透了的喷香的甜果，也许更多的时候象青橄榄，光洁小巧，但带着酸涩，也带着韵味。

马建荣有的诗写得较“朦胧”，看得出来，他受“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较明显。他追求象征手法的较大幅度运用，追求用一颗年轻的诗心去感受和直觉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而不仅是再现和写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写诗的时候我只想用最诚恳、最真实的笔触，写出自己的，同时又是广大青年朋友的内心的东西”；

他注重主体意识、心灵中潜隐的表达——这样的诗可能带有模糊性，但写得好的，显得灵秀、含蓄、内涵丰富而耐人寻味。马建荣不愿意按照不少人习惯的诗歌创作的路子去走。我希望读者能以一种宽容的、细心的和敏感的态度来读他的诗。我所说的马建荣的才华就包含着他的勇敢探索、勇敢突围的精神，那怕他有时要付出牺牲的代价，但他更时常获得成功！

他写古老而崭新的石狮和石狮的首届民族艺术节，写市民面对新城的日历，面对游行时装、卡拉OK 弥盛“吊着一颗失重的心，独斟叹息”，但又想起“乡土，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年轻的声音呵，终于又一次唤醒了，这一尊默坐千年的，东方雄狮”，紧接着意境进一步升华：“舞起来，民族之魂，吼起来，侨乡之音。十月的阳光啊，千百次呢喃着一个馨香的名字，石狮！石狮！！”（《东方醒狮》）视觉转化为听觉，轻巧的意象，感情充沛，动人情怀！作品因具有较深的内涵而显得厚重。《乡愁》一诗写“最动情的残星，正如你晶莹的泪，粒粒叮噙，不单有月圆之时，把你易老的心，敲碎又勾起”亦然。通感手法运用娴熟，意象的捕捉准确，作品因而写来动情、精致。马建荣能够在表现现代生活的同时揉进乡土的或传统的生活的场景和意绪。题材是他所熟悉的独特的题材，为这一部分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诗风造成了某种条件，手法却又是从外来的“现代派”那儿自然地学到，作品获得了成功！请再看看《永远的脚步》，这一首献给华侨投资者的诗这样写道：“如果你把脚步，读作一首时光之诗，那么，这曾经熟悉的村落和街市，是一支乡情醇厚的歌，总是时光的最深处，把你清远的脚步，一再挽留”。往往是这样的，当着作者生活体验丰富和深刻，艺术想象的翅膀飞腾起来，当着他恰到好处地运用某些“现代派”技巧而又注意向我国传统的诗歌学习字、词、句乃至意境的提炼、诗意的创造和概括等功夫——二者得到较完美的化合的时候，他就写出了精彩的诗作。如写“新年是一盅老酒，总在甘甘苦苦的旧